划走父母血汗钱只为心仪的网络主播

沉迷打赏江湖里的那些少男少女

一切都是从“佛跳墙”开始的。连刷17个“佛跳墙”,是16岁少年超超在“熊猫直播”网站一次性“打赏”的最高纪录。在这里,“佛跳墙”不是一道名菜,而是虚拟礼物中最贵的一种。一个“佛跳墙”要花9999个“猫币”,约合人民币999.9元。这意味着,超超一下子就掷出了约1.7万元。现实中,他是江苏省徐州市一名高中二年级学生。但在“溪宝宝77”的直播间里,他是仅次于主播的大人物。这个世界里,升级唯一的途径是打赏。超超从青铜、白银、黄金升到了铂金、钻石级,直到2017年9月22日,母亲张美发现他已从自己的银行卡上偷偷划走了约40万元。在此之前,张美不知道什么是“网络直播”。

16岁与40万元

如果不是那条滞后的短信,超超的秘密本不会被发现。

9月22日晚8点多,张美收到一条银行扣款短信,显示被转走了1万元。她去问正在玩手机的儿子——以前儿子也偷拿过她的手机转账,但转个二三百元她“无所谓”。在父母的逼问下,他后来承认,自己打游戏“刷了点钱”,但不愿说具体数目。这是他第一次出现“疏忽”。那天由于银行系统维护,短信滞后到达,他未能如往常一样,在母亲手机上及时删除扣款通知。

心急如焚的张美打印了银行流水账单才震惊地发现,在3个多月里,超超陆续把钱转进他借朋友身份证开设的一个银行账户里。把每笔钱圈出来,粗略地加了一下,大约40万元。

网络直播五光十色,但现实中,这些未成年人的故事大同小异。新疆的老牛,也是无意间发现了女儿的秘密。

10月4日,他妻子准备取出存款,却发现银行卡上近10万元不翼而飞。这笔钱是两人几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近几年,40多岁的老牛得了糖尿病,只能提早退休,妻子没有固定工作,女儿小米15岁,还在读高一。老牛本来打算将来用这笔钱换一套房。

老牛去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里,女儿承认,几个月前,她试出母亲手机上的支付宝密码——正是她自己的生日,从此开始打赏心仪的网络主播。

民警告诉老牛,一旦立案,他女儿就面临起诉。

“大哥”曾劝他打赏108万刷到“宗师”级别

“出于虚荣心,就刷礼物了。”一个多月后,回想自己的经历,超超低下头,闷闷地说。超超回忆,“第一次看这类直播,感觉很新颖。”他很快用自己的支付宝打了赏,如愿成为“房管”。“不如刷个‘佛跳墙’,还能加主播微信。”一位“前辈”又私信提醒他。超超没想太多,“出于好奇”,打赏出了第一个“佛跳墙”,他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他平生送人花钱最多的礼物。

送出“佛跳墙”的那一瞬间他感到害怕,心跳加速。那时距超超第一次偷母亲的钱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他之前是偶然记住了母亲的支付宝密码。有一次,趁着母亲在厨房里做饭,他拿起餐桌上的手机,解锁屏幕,给自己的银行卡转账,再删除扣款通知。放回手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照常运转。

“打赏”带给他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以及更刺激的花钱方式。送出“佛跳墙”后,,那位最早劝他打赏的“大哥”也加了他微信好友。新朋友没有问他钱的出处,只是对他说:“赶紧升级,我陪你一起。”“大哥”曾在聊天时劝他刷到“宗师”级别。他估计了一下,这意味着要投入108万元,就拒绝了。

“害怕,但停不下来”

老牛相信,女儿对网络上的虚拟货币毫无概念。“平时这孩子没接触过这么多钱。”他很少让她“碰”现金,偶尔给她一些零花钱,最多可以和同学出去买个汉堡。

他试图与女儿打赏过的那些男主播聊天,模仿小女孩的口气打字,在网上称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亲呀”“哥哥”,试探地问他们:“打赏的钱被爸爸妈妈发现了,能退回一部分给我吗?”只有一个主播回复他,“不要拿爸爸妈妈的血汗钱了”,有人告诉他,“钱在(直播网站)官方,不在我们这里”,更多主播对他置之不理。

这个绝望的父亲极力想撕开屏幕后的假面,证明给女儿看,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主播寄来的“银手链”,被他浸在水中变黑了,他告诉女儿“这就是铁”;透明的项链,他砸烂,以证明这叫“有机玻璃”。“你看这些人都是骗子,看到没有?”他感到自责,平时只关注女儿的学习,却忘记教她“树立对社会的防范意识”。老牛愤怒地说:“他们都拿她当公主捧,就是为了得到她的钱”。

很多时候,超超自己也说不清楚,一笔笔钱这样拿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打赏一个多月后,他发现越来越难控制自己。“害怕,但停不下来。”

打赏之下,“溪宝宝77”的人气不断上升。超超的排名在这个直播间总排行榜上升到了第一,也成为“存在感很强”的人,一旦没来,就会有人问起。他在榜首待了一个多月,直到一名新人一掷千金,一夜间送了40多个“佛跳墙”。他担心女主播“会花更多的心思去应付这个人”,于是,在9月19日,被父母发现的3天前,他打赏出了个人最高纪录——17个“佛跳墙”。

不能证明是“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在被父母发现后,新疆的小米生了场病。老牛还是心软下来,但是他依然想背着女儿去讨个说法。

他查询到“美拍”所属的美图公司在福建厦门,打电话给当地文化市场督察办公室。但是对方表示,他所反映的问题不涉及淫秽色情信息,目前对这块尚没有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他与“美拍”客服取得联系,对方要他提供账号和可证明是未成年人使用并对主播打赏的证据。他表示可以提供银行账单、孩子身份证号等材料,客服告诉他,这些材料不能证明是“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说,根据《民法总则》相关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在这个案子中,几十万元已超过未成年人能够判断的合理范围,家长可以通过不追认来使其无效。

但刘晓春指出,网络上这种行为,很难证明是家长还是孩子所为。不排除家长利用孩子的账号去支付,这就涉及身份证明的问题。直播平台没有能力去甄别这些情况。直播平台需要对用户和内容进行分类,但家长也需要对孩子进行监管,不能把全部责任交给平台。(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江山 袁文幻/文)

章镌文

中国女留学生失联牵出电信诈骗案

近日,加拿大警方连续发布多名中国留学生失联的消息,让所有人不禁为之揪心。而这些失联学生的年龄,均在16岁至20岁之间。多伦多警方表示,过去几天接连失联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与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诈骗团伙有关,且手段极为相似:以“不配合,家人就会受伤害”为威胁,要求这些学生“躲起来”,并关闭手机和所有社交媒体,他们则趁此机会向其家人以其“被绑架”为由索要赎金。然而,这样的事件并非首次发生。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失联”这几日,他们究竟如何度过?诈骗分子究竟用什么套路让这些人乖乖听从摆布,诈骗分子又会向什么样的人伸出魔爪?

待了几天后打开手机才发现被骗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1日上午发布消息称,多伦多警方表示,他们已在多伦多当地时间11日下午4点45分左右定位到近日失联的3名中国学生之一,20岁中国女生章镌文目前是安全的,状况良好。那么,章同学是如何被骗“失联”多日,她最后又是如何发现自己被骗的?

中国女留学生章镌文在多伦多大学学经济,今年正读大三。加拿大警方披露案件经过时表示,犯罪嫌疑人要求章镌文藏在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并关掉手机,切断一切跟家人朋友的联系。诈骗人员在电话中警告章镌文,如果她不照做,那么她远在中国的家人就会受到伤害。由此,章镌文便按照要求离开多伦多前往对方指定地点,并且此后几天一直停留在该地。而与此同时,诈骗人员又联系到章镌文家人,声称章镌文现已被绑架到秘密地点,并索取赎金。11月9日,章镌文男友与其室友发现情况不妙,便向警方报告了她的失联,警方随后联系到章镌文家人。庆幸的是,章镌文并没有钱财损失。

而就在大家拼命寻找章镌文时,章镌文的手机始终关机,并停留在指定地方,对外界的搜查消息浑然无觉。焦灼无奈之下,章镌文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里涌来了铺天盖地的来自朋友的消息,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家人并没有遭到任何危险,而自己只是陷入了一场电信诈骗。

主要针对中国女留学生

据加拿大国家广播电视新闻网报道,多伦多警方称,他们已经确认,这几名失联学生在失联前均曾接到恐吓电话。“他们接到电话被告知,要找一个地方藏起来,不要用手机,不要联系家人,也不要用任何网络社交媒体,否则家人会受到牵连……”多伦多警方表示。而在给学生们打完电话后,诈骗人员又会告知受害者家人,他们孩子已被绑架,并借此“索取大笔赎金”。而这样的“套路”又为何会让这些学生乖乖地听从指挥?

加拿大当地媒体《环球邮报》此前报道称,诈骗人员会声称自己来自驻加拿大主要城市的中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并告诉对方,他们的个人信息已被泄露,目前已卷入关于勒索甚至洗钱的调查中……

一位名为高俊英(音译)的受害人曾表示,诈骗人员告诉她,她涉嫌洗钱正在接受调查,而她的个人信息已被窃取,他们便指使她联系他们声称的位于渥太华的“国际刑警组织办公室”寻求帮助。“我当时差点就信了”,高俊英说,“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时,吓了一大跳。”

另一名邱姓受害人也曾收到类似电话,当时他的第一反应似乎非常“机智”:上网查询拨打过来的号码,然而查询结果显示,这个号码确实和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的电话一样。“打电话的人随后给我发了渥太华联络处的网址,上面显示了员工名字和联络处的电话号码——实际上只是用技术手段使得显示的号码和大使馆号码一样而已。”这名受害者解释道。

据加拿大犯罪学家Gordon教授表示,“诈骗者通常会选择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群下手,受害人往往没经历过洗钱勒索这类事,所以一接到电话就容易反应过激。”加拿大警方也作出类似推断称,其实调查人员也一直在研究,究竟这些受害者是如何被“选中”的?目前得出结论认为选择的随机性较大,但“主要的目标为中国女性,尤其是学生”。

失联后为何寻人难

海外青少年权益保护与发展联合会(海青会)秘书长刘嘉宏表示,之前的章莹颖失联案件他们也有参与。他还谈到,这次失联事件和当时章莹颖案最大的不同就是年龄。“当时章莹颖是已在国内读完本科和研究生然后工作,具备这种环境基础和群众基础。而现在,在章镌文同学的案件中,因为年轻,岁数小,在寻找她家长的过程中,会缺乏群众和同学的帮助,传播困难,沟通不顺畅。”

刘嘉宏举例说,章莹颖出事之后,他们先后通过中山大学本科院校的朋友圈子和北大研究生院的朋友圈子寻找章莹颖。“而这一次失联的孩子在16至20岁之间,岁数小就会缺乏群众基础和传播效应,这个就会非常麻烦”,他分析称,“如何获取信息并跟家属联系,仍然是一大困难,我们现在也在为下一步工作制定研究方向。而且从出国前到出国后,他们的信息到底是如何泄漏出去的,也值得注意。”

(来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42号 ●邮编:410005 ●电话:广告部84329417 发行部84313258 邮政热线11185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承印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湖南报业文化城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30100s042 ●零售价:每份2元